

（圖）
明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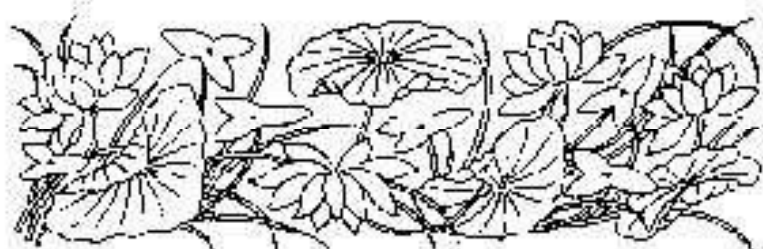
曲肱齋全集

曲肱齋主陳建民題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陳健民，出生於湖南攸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米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二、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非賣品供眾，但是僅收成本出售流通亦可。所有本人著作之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三、本人之所有銀行存款，於付清房租、醫藥費、火葬費、等之開支及完稅後，分別贈於如下：

1. 總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陳相攸、陳公鏗、陳公騫、及潘雪明四人之尚存者平分。

2. 總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城，供做下列用途。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做台灣金山五輪塔之維護基金。

(b) 其餘四分之三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但不得移動五輪塔本身。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佛像、佛書及法器等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以供下列用途：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眾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供大眾閱讀。

五、本遺囑所未題及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之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繳納保證金。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陳健民*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証人：黃百肋 簽名：*黃百肋*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43

見証人：黃明德 簽名：*黃明德*
住址：33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Donald Huang*

見証人：閔忠 簽名：*閔忠*
Chun-Kun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each
Santa Rosa, Ca. 95405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曲肱齋全集 第十七册

目錄

塔鬘集

相片

陳上師遺囑

黃序……………黃實 9

本師釋迦文佛略傳……………11

無死大成就者蓮華生大士略傳……………20

無死智慧空行母移喜磋嘉略傳……………25

印度無死大成就者薩拉哈祖師略傳……………28

印度大成就者夏哇縷巴祖師及弟子米吉巴略傳……………30

無死智慧空行母勒古媽祖師略傳……………33

印度無死大成就者畢哇巴祖師略傳……………35

無死智慧空行母蘇卡洗底略傳……………37

西藏密勒日巴祖師略傳……………40

附 敬讚46密勒祖師苦莊嚴歌……………46

附 剛布巴大師依密勒祖師修拙火除障記……………48

西藏香巴迦居祖師大成就身教抽米朗足略傳……………51

西藏無死大成就者蕩通借波祖師略傳……………58

不丹噶居派祖師大成就者舉巴佳縷軼事……………61

媽幾腦準祖師略傳及其施身法等教授

媽幾腦準祖師略傳……………69

第一章 本身小史……………69

第二章	事業	83
	媽幾腦準祖師之教授	100
第三章	母子會談	100
第四章	師弟會談	110
第五章	母子女詳談施身法	123
第六章	更嶺請問氣、脈、明點及往生、死相等事	158
第七章	取幾孫叩與上師會談證量	174
第八章	至尊細紐請問神鬼等總別各相	195
第九章	末法之懸記	216
第十章	佛法滅亡之懸記	223
回向		245
傳承		246
願文		248
筆受者跋		249

讚頌集

序	李世華	253
本師釋迦牟尼讚		255
曼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讚		256
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讚		258
普賢菩薩摩訶薩讚		261
晨課常誦啟請短頌(二十一種)		263
諾那上師讚		271
蓮華生大士頌		272
師母移喜磋嘉讚		273
師母們都那哇讚		274
勝樂金剛讚		275
六類空行母讚		277

啟請空行母衆憶起誓語頌	280
金剛亥母啟請頌	282
護法海會衆總讚	283
穩都借波讚	287
五尊長壽女讚	289
當今多吉勒巴讚	291
大金剛輪咒明譯頌	293
百字明譯意頌	294
心、佛、衆三相續菩提心啟請頌	295
教義通攝舉隅頌	301
四瑜伽證量相關頌	305
勝照念王啟請頌	307
逆增上緣魔力加持頌	309
回向長壽偈	311

十速偈	312
人天資糧、往生資糧辨別頌	313
放生偈	317
放生回向堅固住世偈	318
依誓回向頌	319
常憶念頌	320
上師金剛持貢噶活佛啟請降誕頌	326
《海龍王經》攝頌(有序)	328
諸天讚(行者用)	335
諸天讚(寺廟用)	340

明
版

田
賦
齋
塔
鬘
集

錄
卷
一

黃序

同門首座陳君健民，既入禪堂奧，有《反省錄》，嘗爲助貲梓行；又深究密用，于各派祖師成就傳記，輒三致意。余與朝禮西竺途次，每讚古德神異，怪其何以不有所記載？因出此集，蓋凡十三略傳，如塔相連，題曰《塔鬘》。陳君謂余曰：「余因地欲師密祖，道上欲法蓮師，果位欲齊文佛。」其矢志用心可知。車間細讀所傳，法力道行，固所鑽仰，而又怪其爲文有幾許似子長；問何以致此？則曰：「三寶加被耳。」嘗夢諾師座下有文曲星，持朱筆點其額，復以筆授之，因造《諾師金剛誦十釋》；昆、渝間同學多傳鈔之。又夢二腕生蘭花，香逾深谷；右腕龍，左腕鳳，飛舞九霄，自此思路大展，詩文快捷，覺有神助，若行無所事，是又淹筆生花之兆，不專美于前矣。竊思三寶之所以加持陳君，固有所爲也。儻世人能讀其書，而知佛祖成就之道，轉相師法，則陳君之筆，能令人啟發菩提，龍

鳳不足喻矣。惜乎！今世古文學水準，日漸低落；若有人焉，譯爲語體，俾讀者更衆，功德彌廣，不亦陳君所樂許者乎！

佛曆二千九百七十六年冬月昆明黃實序

本師釋迦文佛略傳

敬禮圓證三身本師釋迦牟尼佛

離心意識，超時方象，廓然无寄，文佛法身，匪言可傳。報身則普賢王如來大金剛持，爲調伏大自在天，現勝樂金剛，出《無上瑜伽續》。若瑜伽部則謂一切義成菩薩入遍空三昧，于尼連河，蒙十方佛警覺，導其意生身入厚嚴宮，受灌頂，修五相，成法身毗盧遮那；然後于菩提樹下，現化身佛。閻浮提勝共業所感，歷劫證成。須彌墨、海洋水、南山竹、文殊筆，不能盡其傳。《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已自言一斑；此中就彼節略，兼參餘經，亦芥納云焉耳。文佛行菩薩道：爲鸚鵡，樹枯不離，帝釋重茂之；爲蜜蜂，勸德樂正比丘勿睡；爲猴王，縛籐度衆過水，衆過，籐斷，命絕；爲鴿王，戒衆不貪；爲熊，身溫凍者，反被屠，無悔；爲龜，率衆出象王難；爲鹿王，跪地令衆踊出王苑；爲馬王，負商人出鬼

窟；爲大象王，以六牙施獵師；爲人，慈力搗頭，投餓虎口，割身肉以贖
鴿；爲孝子，中毒箭復活；爲國王，捨王位；爲忍辱仙人，割截肢解不生
瞋；析皮抄四句偈；于身毛孔，一孔一針以刺血求戒，得傳：「守口攝
意、身無犯惡」八字耳；供佛以五十百億那由他拘祇計；金末散地，供旃
檀佛；寶瓔珞，供無畏佛；勝妙座，供藥師佛；捨身，供大光佛。願行圓
滿，住兜率宮，梵釋暨四王勸請下生，菩薩觀釋氏輪頭檀王具六十四德，
聖后摩耶具三十二德，以象形入母胎，王宮瑞相環呈，香氣芬馥，珍寶充
盈，蓮花如輪，鳳凰來集。處母右脅，中有寶殿。泊弗沙星將與月合；雪
山獅象之子，來遶王城。摩耶夫人遊藍毗尼園，立波叉寶樹下，身放異
彩，右手攀樹東枝，菩薩乃安詳從右脅降誕；四方上下，各行七步，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吾獨尊！」懿與休哉！人間從此始
拜六道救主之容儀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如經載；雖天眼無能見其
頂端。俗例誕子，必詣天祠謝之；至則天像皆從座起，禮拜迎焉。七歲入
學堂，自陳師以六十四種奇書，問將授何者？師對曰：「書名且未嘗聞，

敢言授！」既長，王恐出家，速爲娶，問所欲婦德？菩薩曰：「惟無嬌妒，有慚恥，貞潔、孝順，身相好，語清淨，意了義理，而未皈依外道者堪偶。」大臣共推宰官執杖女，耶輸陀羅具此德；惟恐菩薩文弱，其家法，世代女孫，必妻于技能過人者。菩薩固無所不能，乃備試場，菩薩赴之，途遇死象就車，以左趾踢象，越七重城而墮焉，成大坑；其地今稱象坑。試射，則弓不勝力，應張而斷；取王宮先王古弓，諸釋子孫皆不能張者至，菩薩忽然發之，似不加力，聲遍迦毗羅城，城中皆驚問之，計貫穿鐵鼓、鐵豬、鐵樹凡百里，箭沒成井，今稱箭井；寧復有人技過菩薩者？既娶，宮中綵女八萬四千皆發無上真正道意。時兜率天有天子曰「應出家」，止宮殿虛空，誦《勸請出家偈》。宮中諸樂器自然發音，讚嘆菩薩過去苦行，預告成佛功德；菩薩嘿識之。嘗出城四門，東見老人，南病殼，西死尸，北乃逢僧，因慕道焉；發四宏願：「吾當濟脫生、老、病、死，三界之縛，入于世俗，令離貪愛；吾當顯示清淨眼，內外平等，令諸衆生，永斷瞋恨；吾當開化衆生，破除我慢邪見，令成正覺；吾當說法，令

諸愚癡五趣，永斷輪回。」父王固知其志，峻牆深塹，令門啟閉聲聞四十里，恐不告去。菩薩既告出家，曰：「他事從願。」曰：「願不衰老，恆少壯，無病，長生。」曰：「此事甚難，他從願。」曰：「更不受後身。」王佯許之。復簡練五百勇壯，擐甲持兵，四面六時巡護無令出。菩薩中夜起，令車匿備馬；四天王捧馬足騰空出；以天神威力，壯士綵女內外巡護者皆深眠。既入古仙人苦行林中，下馬，慰車匿曰：「世人或心從形不隨，或形隨心不從；汝今心形與我俱。世人皆競事權貴，棄貧賤；今我捨國來此，唯汝一人獨能從。善哉！必有以報汝。」解髻中摩尼付車匿轉呈國王，解身瓔珞奉姨母，解他嚴身具，贈夫人；命車匿善爲開解，非出不孝，亦非瞋恨，爲拔衆生死而出家，未證菩提，終不還也。車匿悲泣；寶馬屈前膝，舐菩薩足亦悲鳴。菩薩摩馬首曰：「汝所作已辦，莫復啼哭，當大報汝。」於是菩薩取車匿腰間所佩摩尼劍，自薙髮擲空，天帝釋以衣承之，還三十三天，塔藏永供。淨居天知菩薩心事，化人獻袈裟。衣訖，泣別車匿曰：「吾今乃名眞出家也；汝善歸報。」初依阿羅邏仙人

得無所有處定。入靈鷲山，頻婆娑羅王請共治其國，捨之。往尼連河畔寂靜處，修苦行六年，日食一麥，日陷井底星，頂枯暴乾瓠，摩腹觸脊，坐地若馬蹄跡；牧童以草刺其鼻耳，身心不動，制出入息、兩耳大鳴，鼻口斷氣、內風衝頂發巨聲，旋回兩脅，宛轉成雷。菩薩忍受入第四禪，遠離喜樂分別，內風不動，得阿娑婆那定。魔王尋伺其隙，六年不得。菩薩自維加以神力，非不可健，爲令後生能知精進，能忍苦行，既示現此已，又當爲衆示現唯是苦行，亦不得菩提，宜趣中道，略受美食，令身有力。諸天皆隨喜苦行而厭患物欲，欲以神力康復，菩薩卻之。村落童女十，各供滋補品，菩薩色相光悅；中有名善生者，爲煮乳糜，其上見千輻輪；菩薩受已，詣菩提樹下，放大光明，遍照無量世界，使惡趣離苦，人天普樂。釋提桓因變化刈草人，供吉祥草爲敷坐。菩薩乃發宏誓：「不證菩提，終不起座。」既昇座，頓證方廣神通遊戲大嚴之定，現身無量，各坐獅座，令惡道衆皆能見。時魔王波旬，分派魔子魔女，逞其寧孟妖媚之狀，環遶菩薩，著著進逼，終不動。天神地祇，各讚神力，證明菩薩宿生供施功

德。爾時大地六種震動，魔軍大敗。菩薩初夜得智得明，攝持一心，獲天眼通；中夜證宿命智；後夜明星出，具足三明，成正等覺；上昇虛空，廣現瑞相，諸天散花讚嘆，十方如來各以寶蓋覆之；寶蓋中出無量光明，照遍十方淨土，各以梵音讚佛功德。佛證正覺已，七日不起座，七七不食，禪悅爲樂。二富商過，牛自知止不前，牛乳自成醍醐，四天王各獻鉢，佛以神力合爲一鉢，盛商人食，爲念《吉祥頌》，授記當來成佛，號末度三皤佛。以證量離心意識，無作無礙，衆不能了，復嘿然住。娑婆世界主、螺髻梵王、釋提桓因、四天王衆，三度勸請轉正法輪。佛自思維：今正定衆生，不說亦知；邪定衆生，說亦不知。乃緣不定衆生，滋發悲心，將興大事。觀處，則取鹿野苑，九萬一千拘只佛，皆于是處初轉法輪，出生一切甚深微妙之法。觀器，取羅摩子聰明，惟已命終七日；取阿羅邏聰智，則命終三日。因取五跋陀羅焉。彼等正在鹿苑，乃躬詣之。初、彼等見佛遠來，共謂始苦修而終否，是懈怠人，不須敬問；然衆生無有睹佛得安坐者；佛既近前，自然鬚落髮脫，著袈裟、成沙門。佛初夜嘿住，中夜安慰

五比丘已，後夜乃爲三說四聖諦，皆證阿羅漢。時祀火迦葉，具五百弟子，國王豪臣奉之；佛往度焉。止其石室，懾伏毒龍，藏鉢中；迦葉祀火，火不燃，問佛，曰：「當燃。」火應聲燃；祀竟，欲滅，火不滅，曰：「當滅。」火應聲滅。諸弟子亦將破薪祀，舉斧皆不得下，曰：「當下。」斧應聲下；既下，不得舉，曰：「當舉。」斧應聲舉。迦葉將供佛筵，佛于茶熟次，取四洲各別奇果玉粢，來與共食；食已，佛欲澡洗，指地爲池；澡畢，欲出池，指池邊樹，樹枝自垂就佛，攀出；欲浣洗，指地得搗衣石。佛過尼連河，分水各涌左右，步其中，風可揚塵；迦葉以爲水漲，乘船救。佛從船底上，底如故。迦葉猶自心念：「神則神矣，未若我阿羅漢道也。」佛曰：「汝非阿羅漢。」迦葉于是乃豎毛稽首曰：「大聖乃知我心念耶？」迦葉因謂弟子曰：「佛能以三事教化，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智慧知他心，三者、善知煩惱，應病與藥。吾等當共皈依之。」其後度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人，出家成羅漢。別父王蓋十二年矣。父王請歸，乃爲父、姨母、夫人說法。姨母則最先得度大比丘尼。

時佛子羅睺羅才七歲，衆疑之；佛變諸弟子皆如佛，其母命持指環與佛，羅睺羅直詣佛所，衆始信眞爲佛子。於是堂弟難陀等皈依；父王別選五百人出家，隨侍佛座下。其後佛至靈鷲山、舍衛國等處，說三藏十二部，各咐囑大弟子已，將示涅槃。弟子泣請常住。佛曰：「我若長在，薄福之人，不種善根；我若久住，不念無常。汝等勿復悲泣。吾之正法已付迦葉，宜共依止。」既寂雙林，枝條互合，俯覆頓白。迦葉等乃結集法藏。今震旦、日本、緬甸、暹羅、錫蘭、尼泊爾、不丹等國皆其教。吾師太虛老法師四洲傳教；近年來，歐、美諸哲學家亦多出家赴漢、藏學習，舉莫非文佛恩澤之流佈也。

弟子陳健民論讚曰：

後佛涅槃幾三千載，弟子始得朝禮佛國。靈鷲山光、給孤園樹、尼連河水、菩提場月，宛然一時佛在，而佛國修佛法者鮮有人！他處或斥大乘非佛法，或卑岩處實修爲小乘，顯、密互謗，禪、淨交爭，皆佛

之罪人也。基小、建大，通顯、崇淨，體禪、用密者，斯可謂繼承法脈之完人也歟！

無死大成就者蓮華生大士略傳

敬禮無異普賢王如來密宗教主蓮華生佛前

夫漸仁摩義，猶虞潛伏竊發；鄉愿無論矣，善者其因之乎？慈哉大釋迦，澈照當來，記別灼然：鐵鳥飛空，民德隳落，煩惱日熾，密法乃昌；而辣手婆心，建基垂範，微我蓮師，其誰與歸哉！蓮師：身釋迦，語彌陀，而心觀音——三密三聖，融合一體；假喻海蓮化生，實以明空爲母，安樂爲父。西印度王簡免覺典，發粟散財，啐貝禱尼所感召；當其過海獲寶，宿盲忽睽；嘗夢日輪麗天，持九股杵，蓋已先兆之矣。既迎入九重，龍寶先雨獅座，次降密法；五方天女，散花讚嘆。自是王竭羈縻，師矢決志，如文佛故實，終感四天捧馬足，入岩裁修一七，得金剛薩埵灌頂，窮盡內外八悉地，顯著無量壽德；迦葉爲薙髮，一髮固一如來，佛母從天降，奪刀揚舞虛空，擲地成塔，刀尖露頂，巍然矗簇，今猶及仰。時與迦

葉共事滾高，於文佛法要勝跡無不曉，蓋距佛涅槃才十年耳。遺囑懸記蓮師事，滾高知之尤審確。師既就古納尸林靜坐，習顯教五年，乃飛昇普賢王佛土，得即身成佛法，又依此靜坐五年；金剛薩埵騎象，持鈴、杵，爲傳「馬哈瑜伽」。師從此深切照了：五大皆佛刹，五道皆佛身，五音皆佛語，五蘊皆佛心。依札隴塔，又坐靜五年；感得普賢王現雙運相，騎獅，爲傳禪那法、無依無護、不取不捨者，又互坐五年無間缺。其後阿落、阿底囊括徹底；得一法，輒揜關五年；又得一法，又揜關五年。顯密圓證，猶誓願學無量法門。聞德顯岩有佛喀覺仁眞利、佛印麗結枉磨且，髑髏架屋，骸具疊床，乃往參禮。侍女坐岩口石凳，見師至，舉利刃哞哞長嘯，裂睥直注；師欲移石凳，竟塊然冢住。女乃剖師腹，腹中五方佛，驕然迸顯，光如電掣。女於是導師入，得阿闍黎灌頂。師見一切佛入身，舉體成吽，三處空行，一口吞盡。師又聞天語曰：「彈指成就佛陀耶？當求岩中寫孫哈。」後果于素準岩，覲大師寫路孫哈。大師以食指指天空曰：「我之成佛，唯此一心不亂；別無餘法。」言訖不見。其後始知飛五台山。師

乃化身爲四頭天王，亦飛五台，親見大師及文殊。蓮師既蓄智慧，能神變，入染汚，出荼苦，幹運五毒，就闡五智。殺外道喀拉滅巴，善逝其識。飛入內宮，搜國王女們都那哇爲事印；王既覺，幽之洞，絕食三年不死；塗膏積薪、縱火焚之，師反光彩逾恒。護法掘洞于下，龍王降霖于上，十方諸佛空行，凌空讚歎。火燄灼天，七日不斷；王負荊請師懺摩。傾舉國王臣衆度盡，四天女舁羯摩杵，以迎師、師母，合修于馬拉得噶岩。師成就金剛涅槃，舉體爲虹；師母亦證得無死。印度拜日外道驕橫，師遣們都那哇化無數小鼠，竊其寶珠；又自飛金剛杵，擊斃其王臣衆，而超拔其識。嘗沽酒某村，酒家索值，師約以日落時付；乃以髑髏杖插地，令日輪駐一七不落，蓋以警當地王臣，胥來皈依。又嘗與們都那哇佛母化爲窮夫婦，將以益所過境福；當地王聚材灌脂，投夫婦火中，忽見火中有海如鏡，中亭蓮花，坐歡喜佛，伉儷莊嚴，人天希有；王以下悉生淨信，畢竟解脫。師又嘗化魚入中印王口，貫喉達腹，片肝寸腸，王竟死焉。於尼泊爾則取猴乳女。如上寓徹骨悲、離心智于荒淫殘殺中，更僕莫能數其

事。聲譽蜚人天；藏地密邇西竺，尤蚤聞焉。先是藏王赤松德眞，篤信佛法，延請印度博的沙朵，將建大廟，鬼魅毀之，終難措手；博乃請王迎師。師于途次逖懾魔怨；眇扛噶爾右目，伏十二惡神，縛朵結雷巴，擊湯拉地祇，降麻昌魔軍。既到，應王請，飛騰廟址上空，威伏崇衆，波磔其影，壘埒始奠；由是神工鬼斧，龍經天營，寺宇落成，備極莊嚴。中宮兩楹，相去千尺，環圍小宮，遍配五寶；又爲塑佛相多尊，當開光時，隨米糝粲（撒米聲），相自進退。令藏王如小兒觀幻戲，悲喜莫釋。嘗以手撫師腰，乃如過光影，通而不畫。王以愛妃移喜磋嘉供之；事詳佛母本傳。移喜佛母既載師諸法，藏之名山，護以四大；復爲師傳焉。師將離藏，時赤松德眞已薨，嗣王請法，師乃擷其心要曰：「世間貪著，一刀兩斷；八十八使，當體解脫；五毒現前，妙用自如；敬師重法，實修者得之。」說法畢，天馬下降，四天捧足，飛至孫噶拉，奪其惡王身舍，而王其衆焉。今距師之蓮華生近三千年，師今猶在彼，師母今猶在彼。鐵鳥已翱翔天空，諾師嘗于海中得鐵馬所藏師密法。來漢色師、貢師皆具蓮師種姓，先後

至；而海上某處有裸體人，余亦癡眠花岩，且聞美奇彈斃方百里、數十萬惡人于三島，安得吽吽自我身手哉！

無死智慧空行母移喜磋嘉略傳

敬禮無異金剛亥母大恩母前

智慧空行母移喜磋嘉，以十一月初十降誕于西藏祝讓莊；晴天鳴雷，大地震動，虹光繞屋，天花繽紛。甫出蓮，誦緣起咒；虛空天女十六，曼舞妙歌，獻吉祥物，爲人世間慶賀。裁匝月，岐嶷則類八月嬰；貝葉觸目成誦，具無師智。既笄，妃藏王赤松德眞。時蓮花生大士處桑耶。王迎于宮，請灌頂，宮宇喇嘛無餘供大士，智慧空行母爲王心最寵愛者，亦以供焉。母伴大士閉關；時未越七，即見金剛亥母，神通豁開，經義特具妙解。繼修「時輪金剛」六月，證十二地功德，遊戲變化，思議所不能逮。修拙火，甫三日，免衣，骨肉皆化虹光，無量壽佛現前，爲灌頂記別，獲無死成就。又嘗閉關恩普泰松處，修「蒲巴」，即自證成本尊；鬼魅藥叉，皆來皈依。赤松德眞之相嗜殺人，于蓮師無淨信，死墮熱鐵地獄；母

目擊心傷，自念蓮師大願，無論賢愚親仇，緣俱義利，因親入地獄，予以「喜祝大灌頂」，傾獄中人皆往生烏金刹土。嘗過不丹，見死尸，伸一指点其額，復活；近前，則渾身成黃金矣。時不丹王欲殺一罪犯，正赴刑場，得遇母；母甚悲憫，即以金人贖焉。爲彼灌頂，其後亦獲大成就，厥名即阿札沙倫是也。母復遍遊印度、烏金等處，返拉薩，弟子如雲集，具八地功德者凡三百。烏巴龍迎母灌頂傳法，弟子得大成就者五百。途經香巴龍，遇七盜，視線甫交，瞋貪心自然寂靜；爲說「大圓滿法」，七盜當下開悟，即身飛往烏金；類是者固多多，蓋得母現身救度者，六道皆有之，不可以數計。其與蓮師同處桑耶沈譜時，盡其法藏，筆之于書，互十一年，悉以藏諸名山，凡十八國。受此囑咐大山神百，小山神七百萬。處西藏既二百一十年，蓮師將赴羅叉國，別有佛母，一曰、畝木札洗讓走，一曰、巴木柘那移底，化光從母身左右脅入，母乃與蓮師同往；至于今日，猶在彼國。其化身則常現於具信者前，或現優婆塞，或現優婆夷，或現度母，或現瘋漢。而諸後先大德，開發庫藏，恩惠靡窮，舉莫非智慧空

行母移喜磋嘉之所賜也。

弟子陳健民論讚曰：

顯教龍女成佛無論矣。密宗以大樂智慧身為極果，其空樂真修所依根本，則智慧空行母也。今世卑出離專修者為小乘，而獨于離世俗貪、依智慧母修者，每存賤女斷欲，小乘見地，而不自知陋矣。大恩母之于余，曾示現夢中，親傳三灌法。傳中所云，常現具信心者前，敢以身保證。深願讀者，堅志皈依焉！

印度無死大成就者薩拉哈祖師略傳

敬禮大成就無死祖師薩拉哈前

師降誕于印度枉只布沙。齠齡善經。亥母化身，作賣酒女；師飲之，得大手印定。此後常飲酒，人皆惡之；師曰：「我固不飲。」指厭飲者而本不飲者，而謂：「汝實飲之。」厭者不服，竟令嘔酒出；厭者始知師乃非常飲者。另一人亦厭其飲，師曰：「余固不飲。」厭者弗信；師問曰：「石沈于水否？」曰：「沈。」師曰：「余若飲，石必不沈。」（林註）既投，果浮于水，飄飄然。自是人皆不厭其飲，而復恣以醞醖。于卯本縷登那鉢處受比丘戒，作那爛陀寺堪布多年。又去三衣，如一近事，雲遊無定處。途遇瑜伽母，正在造箭；視線甫交，心忽徹悟，乃與雙運，共處造箭。「薩拉哈」義即箭也。國王等以病行視之，頗多後言；師固知之，一面造箭，一面歌詠，凡五千頌，皆言大印，義類禪宗，藏名《多哈歌箏》；

今之習大印者，猶奉爲圭臬。嘗飛天空五千餘次，國王以下始敬畏焉。曾一睡十二年，不足爲俗人道也。

林註：陳祥耀居士指出，此句應改爲「余若飲，石必沈。」此文上下方合邏輯。

印度大成就者夏哇縷巴祖師及弟子米吉巴略傳

敬禮無死大成就者夏哇縷巴師徒前

師爲薩拉哈再傳弟子，曾親得多傑羌授記。薩拉哈弟子龍樹坐地，師合掌來，龍樹以鏡示之，師見鏡中有地獄相，頗畏墮，殷重求法，得「勝樂灌頂」；修之，親見金剛薩埵、卵腳仁親，證無修瑜伽。有二妹，一曰、白馬哇都，一曰、木那哇都，皆具大成就。嘗嘔網（註），好射，殺畜生甚多；「夏哇縷巴」即好射義；寢皮食肉，人見之，輒言其殘忍，師乃以皮包骨，令活如生。師爲布吉麻那寺堪布，弟子米吉巴時已受灌，依爲侍者。師親見金剛亥母，得雙運加持後，以醇酒、婦人行道。寺中喇嘛厭其飲酒，師吐酒如甘露；令喇嘛吐，則酒香薰人，彼固不飲；師轉笑曰：

「汝固飲者。」一日，醺醪、事印，左右陪座；喇嘛入，將發覺；師以神變猝令事印入鈴，酒化爲乳，喇嘛環顧無所睹。又一日，酒、女俱在，不及變，被逐，而逃至大江，以袈裟浮己及酒、女，過巨浪；寺中喇嘛，臨江拜禱。米吉巴侍師，同處六月，未見師身；殷重啟請，忽然在座，則滿身蝨矣；其二妹，一在師前，一在師後，霍霍食蝨。米吉巴心疑其無大悲；然米之僕，名柘鉢沙加那者，視之信心反增，自恨何福薄，乃不如一蝨。師固知彼二人心，乃爲柘念：「阿雅札那哇那和」，彈指一聲；柘頃刻成就，即身乘聲飛往刹土。其二妹殺生食肉，貌似凶殘，米吉巴深疑之；二妹亦彈指令餘骨化空，米吉巴始信之。米未事師前，曾得劍等八悉地者；師以指彈，劍即粉齏，米吉巴益嘆服；欲捨小通以就大事，踞請彌殷；師問所欲，米請傳勝成就法，師乃以大手印授之。其後米亦得具勝義證量。離師赴諦傾沙，住天葬處。鷓聚尸體，米示死，而令尸活；鷓來米尸，米活如初。如是輾轉行之，活死人、肉白骨無算。米師親見六臂大黑天，且常承事若僕，爲辦衣食，又自飛行取遠處物；挾人處子，運行羯

摩。麻那哇國王女，亦如是得之，厥名即空行母貢加打縷，亦證無量壽。西藏香巴迦居派打那拉達大德，修勝樂金剛，具大證量，嘗從此尊空行母遊，口授事印法訣甚多。米師之成就，本亦可取無死虹光身，以曾於祖師夏哇縷巴二妹嚙蝨食肉，起慈悲障，致疑于清淨方便，古稀後即示寂。

註：嘔網，譯音；義從師求。

無死智慧空行母勒古媽祖師略傳

敬禮無異亥母智慧空行母勒古媽祖師前

印度希德臘寺父札率瀉尾閣廈生子女各一；子即噶馬迦居第二代祖師那洛巴，女即智慧空行母勒古媽，爲香巴迦居第一代祖師。幼岐嶷異常人。及笄，聞喇嘛唸經，輒入湛定。不假啟白，親見多傑羌，逕受諸勝法；離于勤勇，頓成虹身。業重、不祈禱者不能見。香巴祖師抽米朗足朝西竺，聞其名，荷黃金千兩，殷重啟請，于闐然森林中；忽心有所感，仰瞻虛空，則勒古媽祖師在焉。寶肌呈紫金色，右手舉叢搖，左手等持印，承顛器，滿盛大樂智慧甘露，脅挾卡章加。抽米朗足叩頭如搗蒜，垂泪禱告。母戲之曰：「我非勒古媽，食肉空行耳；當吮汝髓，而寢汝皮；汝不我畏乎？」曰：「願渾身供。」言次，旋以千兩金無餘飛獻。勒古媽從空受之，復撒于大地。抽心念：「何輕易乃爾？」母心知其所念，乃飛落

地，目炯炯睥睨十方，則遍地黃金矣。抽復念：「此真金耶？抑幻術耶？」母曰：「真金也若是！幻化也若是！輪回、涅槃一切法皆夢幻也！誠能了知，則一切皆真金也，焉用吝？」抽乃頂禮求法。勒古媽覷六合頃，勇士、空行頓然蒞止；甫一彈指，勝樂金剛五尊大壇城光彩燦然，並應陳諸供品皆顯現于晴空。如此行瓶灌已；次密灌時，壇城中五尊皆顯雙蓮功德，蓮杵間淅瀝降甘露，落抽舌；慧灌則五佛母各分一身，合爲一體，與抽契入平等；四灌時，勒古媽指示其本來面目，壇城入法爾本性。勒古媽升空，囑抽亦升空；抽惟升三尺，不能及。勒古媽乃下地，爲授《勒古六法》（健按：此六法嘗經余譯出，與其兄《那洛六法》大同小異）、《勝樂密修》等。自謂：「凡具信而啟白者，離方所時分之隔礙，我皆現其前」云。

印度無死大成就者畢哇巴祖師略傳

敬禮無死勝光明身尊前

大成就無死勝光明身畢哇巴，薩迦派第二代祖師，爲蓮華生大士化身；初示現比丘于印度那爛陀寺，受「金剛瑜伽母法」，于灌頂次，親見無我母，頓證六地。擅大印，好飲酒，用事印；僧衆逐之，乃逃至貢加大河；船子索渡錢，師妙手空空，乃以手指水，水流截回，師于河底過。住枉只雅那處，酒量更大；酒家索價，師固不名一錢，就杯影、畫指痕，曰：「日過此即付。」日竟經久不少過。國王驚異，代付訖，日乃落；駐日凡三晝夜。準領加國王奉爲師；其國多外道。王一日供外道，師亦往食；外道強師向諸神前頂禮，甫叩頭，神相無分泥石銅銀皆粉碎，其宗主比學那他四裂。一居士被外道神三尖杵殺死，肉爲非人所食；師入其寺，拍掌一聲，三尖杵折斷。神名爭居噶，本石質，聞聲動搖；師以衣角拂

之，神低首，耳接于肩，至今猶存。別一石質神，名所哇那他，師指以忿怒印，石神裂飛。師嘗以自身轉成石像，露大草坪，右手作勝施印，掌中自來水，塗任何物，可變黃金。佐倫加借國王由此得金二萬兩；欲取水再塗，掌忽拳。乞者求之，拳復掌；連取水三日，變金甚富。國王聞之，派兵來奪；乞者還師處，掌復拳。兵擊師手；兵手自斷，師手無恙。師恐成爭端，又轉回肉身。時外道之護法國王甚多，護持佛法者，唯邪馬巴那國王而已。外道各國衆象佩刀于鼻，圍攻邪馬巴那，王莫能敵，以白師；師以洗足水飲其僅一象，竟以寡勝衆；外道全體皈依師。師赴打幾國，國王信外道；師以神足力，立其臥榻側，王醒而見之，不知爲誰，乃令侍衛縛棄河中已，師忽又來；又積薪灌脂焚于火中已，師忽又來；王以寶刀殺之，刀自折；以鳩毒飲之，凡六十斗，形益壯佼；師乃自介曰：「我畢哇巴也。」王叩頭如搗蒜，請求懺摩、皈依；其後亦得大成就。師以印度緣盡，乃示現于震旦。不知所終。

無死智慧空行母蘇卡洗底略傳

敬禮無異上師移喜磋嘉智慧空行母前

印度三百八十萬戶大城西方酒市中，蘇卡洗底智慧空行母宅焉。先是子女各三，家徒四壁，米若鼠糧許，藏之缸，忍餓不炊。夫西向乞食，三子南，三女北，智慧空行母獨照家。喇嘛從東來，亦乞食；母惟能忍己餓，斯不忍見喇嘛餓；無所籌思，竟以闔家忍饑所貯糧，傾缸供之。夫、子、女皆未獲一粒，皆以爲尙有少許米在也。既後先歸，以行益餓，以欲益餓，圍問缸中米；母告前事，夫、三子、三女圍怒，母乃孤逃，無一挽者。既達西方蓮師寺，每乞輒有得，餐半餓半，以釀酒而行賈；賈又輒有得，儼然小酒店矣。時無死大成就者畢哇巴坐靜柘佈，距僅數十武。其明母二，常來爲沽酒；既日密接，智慧母疑其量如海，而問爲誰沽者？二明母以告，且讚畢哇巴功德。智慧母淨信無對待。此後每沽以贈，堅退其

值；二明母亦隨喜，常來取酒以供師。畢哇巴固知之，而佯問曰：「酒爲誰者，何賢惠乃爾？」二明母曰：「伊新來，僅三年耳；然老矣。」畢哇巴曰：「試引伊來。」二明母唯然去。智慧空行母大喜若狂，乃攜醞醪、乾脯往禮師。畢哇巴初與喜金剛瓶灌，次密灌，次慧灌，乃與雙運焉。時智慧空行母年已越耳順，得師金剛加持，頓時成就，貌轉二八，身等虹光，圓滿無死金剛功德。地無方所，時無古今，凡虔誠啟請者，皆現身爲說法。當香巴噶居祖師抽米朗足之赴印度也，問誰堪師者？諸大德咸異口交讚曰：「西方檀香林中，無死智慧空行母蘇卡洗底可從遊。」抽荷五百兩黃金，赴檀香林；既到，不見母，叩頭啟請十數次，乃仰見七重天上，無數空行圍遶中，蘇卡洗底母佛在焉。彩光向下四射，抽身極清涼舒暢，即以五百兩黃金向天飛供；殷殷禱告，爲利衆生，謹求勝法。智慧空行母乃與《喜金剛四灌》、《蘇卡六法》及各種口訣。既傳畢，復笑下降，爲之講諸經軌言，及三灌真諦；竟以身教授，與之雙融。從此抽任往何處宏法，皆與焉。業重者不能見。抽米朗足得加持，享年百五十歲。其弟子依法修

習，具清淨見者，亦多得蘇卡洗底母佛之親口教授。抽垂訓云：「凡殷重
啟請，速一七，遲三月，皆得親見智慧空行母。具信者幸勉旃！」

西藏密勒日巴祖師略傳

敬禮無異勝樂金剛大成就大導師前

知罪求解脫，忍苦出離，成大業身教，究竟利他——亙古今、絕中邊、超勝哉，密祖一人耳！師幼喪父，遺產爲仲父、姑母侵佔；遵母命，學惡咒報之，死三十餘人；放雹、令數百畝地不一粒穫，鄉人皆曰可殺。師知罪不可追，而求所以解脫者，乃訪麻巴大祖師曰：「我具罪人，願以三業供；請傳大法，并賜寢饋。」麻巴曰：「二者不可得兼，子欲法耶？抑食耶？」師心口自商：「法以饑臯（即「罪」字），長養慧命，他處未能得；食以養口體，無以消業，且所在多有」，乃毅然曰：「吾固罪人，吾寧捨食以就法。」因傭于近村，得值購一銅鍋以供。麻巴敲鍋之四耳，爲傾酥油以燃燈。曰：「且爲我建方屋于南。」既成，曰：「再爲我建圓屋于東。」將半，曰：「前言戲之耳；盍爲我建蓮花形屋于西。」又將半，

麻巴喝曰：「誰令爲之！速拆石還原處，不可一亂置；別建三角形者于北。」言次睜裂噴沫，怒不可當。時師以積勞，背已腫、潰可望胸；然知罪，欲得法，竟三忍之，惟自暗泣，深悔當日之暴行。師母及家屬皆陰爲之助，運石砌牆；既及數仞，爲麻巴見，詈令復原處；鄉以數人力運者，今以一殘廢人復之，苦更難當。師母泣曰：「吾嘗見馬背腐，悲泣之，必爲卸負；今吾乃見人如此，而毋能卸之者！噫！汝師本亦無事人，以無事而令建屋；建屋亦復無事，故又令拆之。意者其別有用心乎？子其耐受之。」師曰：「吾固罪人，吾微苦無以自贖。」時有某甲來求法，師欲附，麻巴問所供，瞠然而退。其後有乙來求，師母因以父所奩松耳寶石爲麻巴所未知者與之；麻巴固有神通，箠撻之。師從窗躍出欲自殺；師母急阻之，乃竊麻巴留西竺所得那洛巴祖師瓔珞，并贗造麻巴書，令其大弟子多巴爲傳法。甫至，多巴命放電。師疑之，然不敢不從；死人、畜無算，籠骸歸；多巴一彈指頃，令白骨各肉還去。師驚其神異。既得法，久修不應；多巴知必有故，然不敢疑及麻巴。適麻巴將爲子完婚，召多巴，并囑

攜師歸，以爲可傳法矣。至則麻巴責其妻竊瓔珞罪；知將及己，遯、拔利刃自刎；多巴飛至，奪其刃，相抱痛哭。麻巴於是乃呼入，爲傳勝樂金剛，彈指現廿四壇城。灌頂畢，麻巴始道其所以玉全之者，曰：「吾于那洛祖師處受大苦廿四次，小苦無算。那洛巴受諦洛巴之暗示，欲彼墮岩去，應聲而墮，碎骨；諦洛飛救，乃傳《恒河大手印》焉（註一）。今汝亦云苦矣！」言次對泣，知法之不可輕易得。「盍如法修去。空鍋之供，將兆餓修；四耳，其名聞四方歟！此後宅汝食汝，但安心閉關。」師關中皆有現量證德。忽夢母死屋圯，庭除草蕪；麻巴命歸，賜以秘囊，懸記閉關及度生各事。既歸，一如所夢，抱母骸痛哭。於心、師、母骸、法身四無差別上入大超度定，一七，託其總角交某君爲建塔。如師所囑，獨往深山閉關；途次念無常，益思出離，乃作歌曰：「吾母在時，子遠辭矣！今子歸時，母已逝矣！母子縱聚，亦何益矣！唯修勝法，庶幾契矣！」既詣深山，得南面岩，暖日可衣，野麻可餐，岩漿可飲，無須遷就人間世，因作《無貪歌》以自誓曰：「無貪茅蓬，自春徂冬，載修載死，徹始徹終；樂無

人異，苦無人同，以修以證，全始全終；其或死矣，亦合我衷，骨肉飼虎，筋脈飼蟲；無人視疾，無人送終，一息或存，志不困窮；智風悲雨，習瀝谷中。」由是不出洞者，互十年。某夜，小竊迷途入，欲有所獲。師笑曰：「吾日間且不得一物，矧汝以夜耶？」賊亦竊笑而出。其後，獵人因逐野獸過洞，見師身綠如鬼，骨突睛陷，皮以外，毳毳長毛耳，欲以槍壯膽。師曰：「我乃密勒也。食野麻近十年，故身綠；且入洞，爲汝言世間苦。」獵人索食，師敲石火以罐煮野麻。問：「米歟？」曰：「亦米也。」問鹽，師以野麻碎者入，曰：「亦鹽也。」問：「既無米，有麵否？」師以野麻長者入，曰：「亦麵也。」獵人笑曰：「如師之食，若畫餅然，隨塗幾筆，便可充飢。」師固有妹及未婚妻，聞師在洞，遠處乞食至；見其露體，以爲羞；爲募氈毼，師寸裂之，以分套陽具、鼻端、指趾。曰：「豈惟陽具則羞之，彼彼皆父母所生也，吾無所軒輊焉。」師視衣食如遊戲類如此。人多以此惜之；妹且勸爲某喇嘛寺給侍，謂某喇嘛傘蓋頂、虎茵緞裙，出入千乘從。師曰：「吾遵師命，棄衣、棄食、棄語，

惟修勝法，固不樂此也。」其未婚妻爲募牛乳、美酒至，師飲之，諸脈痛且樂，覺身龐大，包虛空。因啟麻巴祖師所賜秘囊，則曰：「此時當用妙食。」師如法觀想而行，脈之粗細結皆開解，視輪回、涅槃如昨夢，煩惱與智慧自合，力大莫之京，能飛行；乃欲出山度衆，繼而轉念曰：「與混世貉于一丘，不若處岩爲衆修；決出弟子自來求，我求童蒙殊不須。」其後，姑母亦來皈依；既度其仇，山神、非人、畜生、餓鬼、魔軍得度者，不可以數計。然師未嘗建立道場，以招羣士。竭來無非深山岩洞中。計山有外六、內六、密六，洞有外內各八，皆詳藏文本傳。途次遇可度者，輒挽留，以蘭若、以黃金、以衣食，皆被峻拒。及其示寂，亦必往仁傑甫洞。時天人來供，分舍利。自釋迦後，人與天人相會，惟此次焉！師于荼毗火中，爲首座弟子惹穹巴開示：「首在放下衣食。」弟子等皆見光明中大壇城、大塔；得亥母法者，見塔中師爲亥母；得喜金剛法者，見師爲喜金剛；瑞相筆不能盡。當師見麻巴祖師時，有大傘夢爲之兆，麻巴亦見大塔，具詳藏文傳（註二）。

弟子陳健民論讚曰：

夫大道平平，豈在藜藿玉粢間哉？然師以苦莊嚴得之。昔侍諾師閉關匡廬，其策我觀心，嚴厲一如麻巴。弟子遍國中，寧無密師其人乎？亦嘗處岩修，總以不及餐麻爲憾！今又虛受人施，閉關天竺六載矣。野麻之味，果何如乎？吾亦惟恐入山之不深也，而世方嘖嘖然斥小乘，將欲置秘密莊嚴之樓閣于懸懸中。噫！

附 敬讚 密勒祖師苦莊嚴歌

前六萬年無此作，後九百載（註三）其誰續？邪說暴行欲火中，珍重！珍重！切莫容易讀！祖師連斥：羞羞羞；四大需要，于今成見濁。且看傳載苦莊嚴，至尊何曾爲物局？胞妹辛勤乞諸鄰，積錢買得布幾幅；祖師帶笑裁細條，上揜鼻準下龜縮，零剪亂縫二十筒，分別貫穿手與足；急得妹泣問何由，笑答一一都是父母肉。試想當年舉手遊戲中，那知別有袈裟與袞服？襟捉肘見何足奇，履納踵曳非爲樸，不是徒然受苦辛，難得祖師有大樂！衣已如斯食尤難，野麻餐透一身綠。獵人遠逐得相逢，待客也喜從凡俗；菜也蓴麻飯也麻，問油問鹽，一一拈麻納罐腹；柴在岩邊水在溪，擊石發光頃刻熟。想見當年沙罐中，煮盡人間罪與福；禪悅妙食誰能知，箬瓢飲水不足方此樂。岩口向南是隱居，不須陋巷編竹木；賊來自笑比我窮，那羨帝子黃金屋！體輕駕霧勝飛機，存心便到尤迅速；騎鼓外道爭高峯，已到山腰忽自覆。住行如此也希奇，誰爭四要成劫濁？妙喜國中祖已

成佛陀，豈比採薇徒然餓死首陽麓！于今讀到《苦莊嚴》，吾人也莫徒然哭；何處不得麻可餐？何山不見有幽谷？吾人切莫徒然哭！願諸讀者咸起行，記取傳中法句常自牧；一一皆成祖化身，代代傳記有人續，吾人終不徒然哭！我猶掩關在西竺，謹此馨香以禱祝！

右長歌爲張澄基居士所譯之密祖傳而作，陳健民并識

註一：此法已經譯出。

註二：欲觀其詳者，有張心若所記，多傑尊者所述之《木納記》，張澄基中文譯本，日本、英國皆有譯本。

更詳西藏本派，都籠次普寺之抄寫本，較之藏版本尤多秘密法訣。若夫天人、非人所記之歌頌，爲人間所未有者，不知其數也。今之所傳側重其因耳。

註三：距祖之生已九百年。